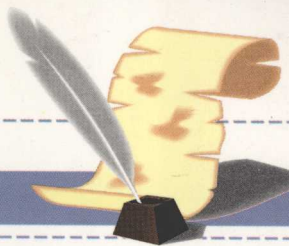


YOUXIU  
DUANPIANXIAOSHUOJI  
优秀短篇小说集



# 寂静的前奏

李相状 张锐 / 等著



- 它是一本青春的读物 它是一个现实的写照
- 它是一面心灵的镜子 它是一幅精彩的画卷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I247.7  
1154  
:29

# 优秀短篇小说集

李相状 张锐 等著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优秀短篇小说集/李乡状主编——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2

ISBN 7-80702-111-X

I. 优… II. 李… III. 小说—短篇 IV..I.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312 号

## 优秀短篇小说集

---

责任编辑 于泓

出版发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北京铁建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总印张 225

字 数 420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0 册

书 号 ISBN 7-80702-111-X/I·31

总定价 894.00 元(全 30 册,本册 29.80 元)

---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 目 录

|                |        |
|----------------|--------|
| 失踪之谜 .....     | (5265) |
| 夺命蜈蚣 .....     | (5269) |
| 善的重生 .....     | (5275) |
| 海之炼狱 .....     | (5284) |
| 孤独的安卡 .....    | (5294) |
| 妒忌 .....       | (5302) |
| 变异人进攻 .....    | (5312) |
| 蓝格子沙发 .....    | (5322) |
| 丹娜的花店 .....    | (5333) |
| 寂静的前奏 .....    | (5346) |
| 父债子偿 .....     | (5362) |
| 鬼冢花园 .....     | (5374) |
| 生命磁场 .....     | (5386) |
| 来生为你 .....     | (5401) |
| 爱你就对你眨眼 .....  | (5416) |
| 爱上悄无声息的你 ..... | (5433) |



引言：小丽突然失踪，两天后尸体浮出水面。此后她常入我的梦，她究竟想做什么呢？是要告诉我她的冤死真相，还是让我替她完成未了的心愿，还是让我为她复仇呢？多年以后，我的心中终于有了答案。

## 失踪之谜

在我们农村有一种习俗。一个人死后，要把他身前用过的东西都烧掉。同时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要是谁不幸，正好遇上了这正在烧着的东西，便……

那是七年前的一个晚上，由于是夏天，晚上人们都喜欢出去到处走走，透透气。我们几个小孩子也嬉打哈笑的在村子里四处窜。正玩得起劲。突然，看见在远处有一团烟。

由于好奇，我们中的小丽，当时她十四岁，一个人似着迷似的朝那个方向跑去。我们胆小，谁也没能跟着去。

不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小丽气喘吁吁地回来了。她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想不到有人在那河边等我！”

“等你？”我们又惊讶又害怕。

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小丽又跑了回去。



奇怪的事，直到天亮，我们也没见她回来。趁着白天，人们四处也没找到小丽。只发现在河边，有人烧了一堆死人的东西。

小丽无影无踪了！

第二天一早，小丽的父母匆匆地来寻她，见我们几个小孩愁眉苦脸地坐在河堤上，似乎预见到了发生的事。

“是不是有什么人来找她了？”她的母亲问。

“她是这样说的，但我们也没见到那个人。”

“傻孩子，你们当然见不到了。”小丽母亲的眼中透出一丝恐慌和隐忧。

过了两天，人们在河里找到了小丽。由于身体发泡了才露出水面。小丽在河里淹死了。

此后的几天，村子被一种沉闷而哀伤的气氛包围着，大人们没有了往日里走街串户的兴致，孩子们也随之安静起来。不光因为小丽的死，更因为许多人想起了许多年前的事。

和平时一样，我很早就睡了，半夜被噩梦惊醒。我梦见小丽飘摇着身体来到我的面前，不停的动着嘴唇，像是有很多话要说。我们越走越近，当我隐约听见她声音的时候，她却匆忙地逃走了，那种慌张的神色是她从未有过的。我上前追去，不想居然越走越慢，最后几近趴在地上爬行。



之后我一夜未合过眼，有一点害怕，同时我也希望小丽真的能来找我。好不容易挨到清晨，我以最快的速度跑到学校，因为那里人多安全，还想看看伙伴们有没有相同的经历。

“你没睡好吧。”同桌小强问我。

“没有啊，你怎么看出来的。”

“没觉得你气色不好，只是我昨天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小丽去找你了。你们隔的距离很远，后来越来越近，就要说话时，她就跑掉了。”

“不会吧，那，那你呢？”我当时只能故作镇定。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没在梦里出现过，你们就在我的眼前，我却不能与你们交流，就好像电影中一样的。”

“这样啊。”

“你真的没做梦吗？”

“没，也可能是忘了吧。”

.....

小强不断地给我讲我和小丽在他梦中的情景，小丽对着我大喊，可我却什么也听不到，我明知她是鬼，却没有惧色。

在上午的课上，我装模作样地读小说，其实什么也没有看进去，一直想着我和小强的梦，渐渐地我开始认为那就是真的。



下午我没有上课，来到小丽消失的那个河边，因为晚上我是不敢一个人来的。河水一如既往的向前奔涌，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我坐在河堤上，不知不觉地到了晚上。夜晚的山村死一样的寂静，让人不由自主地心跳加快。向对岸望去，又有一股清烟升起，我还是不敢走过去看，竟一个人在河边睡着了。

自那以后，我再不敢去多想小丽的事，不敢一个人到河边看阵阵清烟，虽然小丽仍然常入我的梦，有时像是想对我说些什么，有时是想把我引向什么地方，但都不了了之。

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到县城读书，又上了大学，是在省城念的，直至现在出国留学。在这许多年中，一直对自己当年的懦弱深深介怀。虽一共只回乡三次，但心中常被一种难以言表的情绪牵引着，让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世界上还有那样一个地方，藏着一个未解开的谜团。



引言：几位考古学家于前些年进行了一次“亚马逊河生命考察”活动，死一般寂静的古城让他们失去了前进的勇气。蜈蚣——一种极少为人类了解的小虫引起了考古者的注意。为了追寻这惟一的线索，他们走进了洞穴，只是有人再也没能走出去。

## 夺命蜈蚣

考古不光是一个工作、一项爱好，对有些人来说，它就是一种情结。

在亚马逊河上寻找到生命，哪怕是生命的印迹，也会令非洲的考古学家激动，他们做到了，他们发现了，生命体——蜈蚣，可带来的却是死神的眼睛和双手！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非洲的考古学家和来自美国的施力教授带领两名助手，进行了一次“亚马逊河生命考察”活动，一路上他们驱着一辆汽车沿着干涸的河道向目的地进发，突然，汽车戛然而止，原来，已经到了一处断崖边，四人走下车，经过商量决定将汽车留在悬崖边，利用绳索下滑到沟底，徒步走向古城，古城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微微黄光，四处死一般寂



静，只有那矗立了千年，历经战火的烽火台站在那里，注视着四个陌生的人，似乎蕴含着对四人到来的不快神色，继而又似乎出现那可怕的尖笑。

非洲考古学家和施力教授在人面兽像图腾柱和城墙各处艰难地考察着，没有发现水，也没发现其他的生命体，他们感到失望和难受，就在这时，非洲考古学家和一名助手儿同时大声说：“有虫子！”

“在哪里？”施力教授和另一名助手兴奋地向非洲考古学家跑来，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

非洲考古学家怀疑道：“我不会是眼花了吧？”

刚发现虫子的那位助手说：“真的那虫就爬进这个小洞里了。”非洲考古学家叫助手回车里取来铁锹，照着小洞挖下去，小洞越来越大，可却没见虫子的踪影。“不会有虫的。”

有个助手失望地说。

施力教授过铁锹，继续挖下去，突然，四个人同时陷入进去，四人吓一跳，四周漆黑一片，赶忙掏出手电筒，往四周一照，原来是一个墓穴，往下一照，一只小蜈蚣正急速向前面似乎有点向拱形的门的地方跑去。这一次，四人都看见了，赶紧点起火把，墓穴很大，不很高，人伸手可爬出去。现在已经塌了一部分，可以从塌处上去了。大家赶紧去捉那只蜈蚣，却发



现它已爬进了那门的裂缝里，施力教授拿铁锹挖了几下，那只蜈蚣突然出来了，一助手眼疾手快，把它装在一个小细口瓶里，这种蜈蚣形状与我们常见的差不多，只是比普通的大了两倍以上。

再挖，再捉几只，非洲考古学家叫施力教授继续挖，突然，洞穴突然在旁侧形一个更大的洞，沿着这碗口大孔洞往里挖，突然一只蜈蚣滚出来，一种令人作呕的怪味弥漫着，原来这种有老鼠大的蜈蚣头部被铲了，施力拾起死蜈蚣扔在瓶里继续挖，这个洞穴已变成了一个隧道似的。

就在这时，施力教授发现一只特大的蜈蚣填在洞口，这只蜈蚣大约有一尺长，两寸宽，施力惊呆了，这只蜈蚣突然向施力冲来，从口中喷射出一种液体，第一下，施力下意识后退两步，躲过了可一转身，就溅到施力的耳朵脸上，施力大声大尖叫一声，倒地上下。

这时一助手过来，奋斗用锹与蜈蚣抗争，将蜈蚣分成了好几块。突然助手发现许多蜈蚣源源不断地从洞穴中出来，赶忙说快走！非洲考古学家也发现了，叫两助手将施力扶上汽车，自己用铁锹奋斗敲击着地上的蜈蚣，蜈蚣越积越多，大的小的混杂在一起，非洲考古学家奋力拍打着蜈蚣，血肉横飞，打出一条血路，来到断崖边，就着绳子就向上爬，蜈蚣也跟着沿着



绳子向上爬，非洲考古学家手抓住绳子不敢放，奋力拉动着两根绳子。

突然，绳子不动了，下面跟上来的一大群蚂蚁用它们的钳子将绳将绳索夹住了，而让小蚂蚁爬。蚂蚁的步步逼近，让教授们只好用力攀援，终于到崖上了，可蚂蚁也源源不断地跟随来了。非洲考古学家刚踏上汽车，车子就快速的启动着开向了远方，一路上留下了两条血的车痕。可是灾难并没有结束，汽车突然停了下来。原来汽车的车胎被蚂蚁咬破了，车外很快就围满了更多的蚂蚁。望着黑压压的蚂蚁，四个人吓呆了，叹息着，似乎在等待着生命的终结。突然，非洲考古学家大声说：“快，快，汽油。”

一助手很快明白了过来，迅速在汽车四周拨了汽油，然后点燃，外围蚂蚁群迟疑着后退了几步，但却没有丝毫放弃攻击的意思，时刻准备爬上汽车。非洲考古学家和助手迅速跑下车，又用铁棍拍打着可怕的蚂蚁，而另一助手迅速换着车胎。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火焰越来越小，几个大蚂蚁已经爬了过来。非洲考古学家和其他的人奋力拍打着，助手又泼了一遍汽油，火焰又高起来了，阻止了疯狂的蚂蚁。这时车胎换好了，他们赶回车内，但却发现车内有许多蚂蚁。施力教授正无力地拍打着，他已经快不行了，有好几只已经穿进他身体里去了。



突然，他大声叫喊，然后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冲出汽车，刚出车门就倒下了。非洲考古学家摸了一下他的鼻孔，没有任何气息，他已经死了。考古学家忍着悲痛，迅速清理汽里的蜈蚣，然后将施力教授的尸体抬入车内。这时火焰已经变小了，蜈蚣群又开始进攻了。冲出去，汽车呼啸着载着恐慌的人们，希望甩开着些可恶的东西。然而刚跑出一段路程，该死的车又抛锚了，可蜈蚣群还在紧跟着。车刚停下来，它们就压了过来。助手绝望地说：“我们可能逃不出去了，让它们跑餐一顿吧。”这时，非洲考古学家在悲痛中清醒过来，问“什么？”，助手无助地说：“我去给它们当大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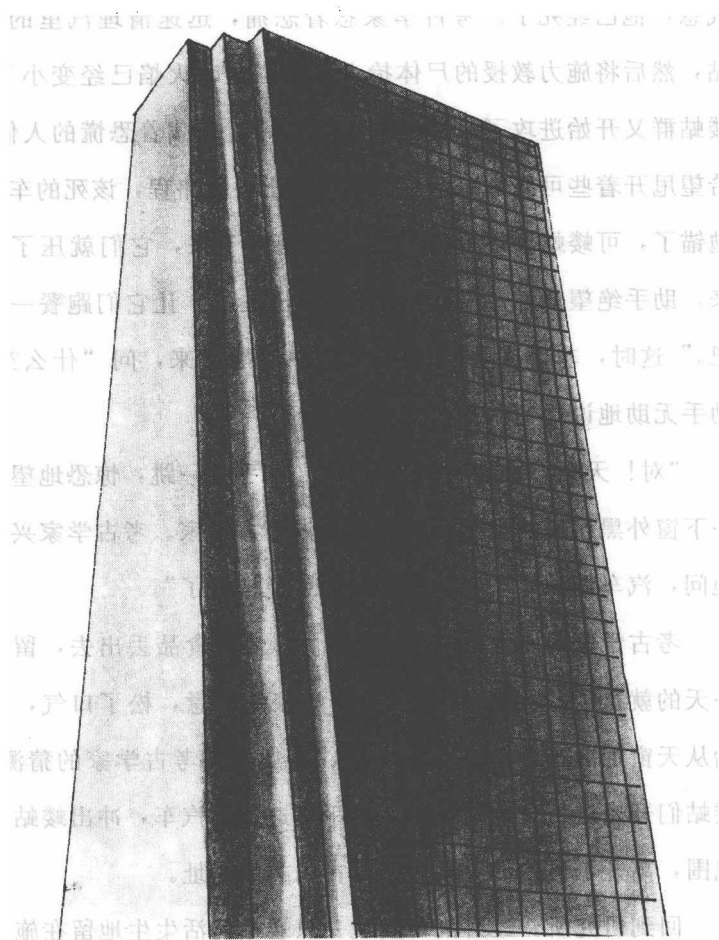
“对！天啊，也许我们有救了。”助手吓一跳，惊恐地望了一下窗外黑压压的蜈蚣，又看看非洲考古学家。考古学家兴奋地问，汽车调试好了吗？开车的助手说“好了”。

考古学家对刚才那助手说：“快，快将食品丢出去，留下一天的就行了。”助手明白了考古学家的用意，松了口气，开始从天窗上向车外扔罐头等食品，正如非洲考古学家的猜测，蜈蚣们开始进行食物之争了，助手迅速发动汽车，冲出蜈蚣的包围，离开了可怕的亚马逊河畔古人类的遗址。

回到研究所，经解剖，发现一只蜈蚣仍活生生地留在施力教授尸体上，并吞食着施力教授的肉体。施力教授就这样去



了，留下了古亚马逊河生命的证明——一只螭蜥，自己的死神。





引言：警察劳尔在一次行动中击毙了一对兄妹劫匪，就在那天她的妻子产下了一对龙凤胎。事后，种种迹象表明他的孩子就是向他索命的劫匪。这令劳尔陷入深深的困惑和恐惧之中。难道为民除害错了吗？他将如何面对那两个目露凶光的孩子？在一记划破夜空的闪电之后，一切都归于平静……

## 善的重生

劳尔是曼哈顿警察署的高级督察，他敏捷的身手，敏锐的洞察力使那些犯了罪的人闻风丧胆，也使他的同事们非常的钦佩他。

那天，天空一直下着绵绵细雨，阴沉的好像在预示着将有事情要发生。警察署的同事们，并没有因为天气的原因而停下工作，反而显得更加忙碌了。

劳尔像每天一样都在处理着繁忙的公务。突然，报警电话响了。

“您好，这里是曼哈顿警察署，请问您有什么事？”接线的是个女警察，声音很甜美。

“我在曼哈顿购物中心，这里发生了抢劫，请你们马上过



来呀！”一个中年男子慌张的报警。

“有几个人？他们有武器吗？”接线的女警察接着问。

“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都有枪。”中年男子说。

“好的，我们马上赶到。”接线的女警察声音中透出坚定。

不到五分钟，他们赶到了现场，劳尔指挥着这次行动。

那两个抢劫的一男一女发现警察来了，并没有惊惶失措。他们见自己逃不出去了，就抓了购物中心里的两名工作人员来作人质。两个劫匪带着两个人质走到了购物中心的门口，他们要求警察放他们走，否则就与这两名人质同归于尽。

劳尔仔细地观察着他们的一举一动，看是否有进攻的机会。劳尔发现，这两个劫匪是警方一直在通缉的通缉犯。

他们是兄妹，已经参与抢劫好几起了，而且还有数名人质被他们打死，所以肯定两个劫匪是极其危险的人物。

警方和两个劫匪对峙了两个多小时了，那两个劫匪始终不屈服，还在顽抗到底。看着他们越来越疯狂的行为，劳尔决定，找适当的机会当场击毙他们。

劳尔让其他的警察继续跟劫匪喊话，来分散劫匪的注意力，他绕到另一侧找机会向劫匪射击。劳尔是警察署有名的神枪手，他的枪法可以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所以，只要

劳尔扣动了扳机，他就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当场击毙劫匪。

还没有等到劫匪反应过来，只听得“啪……啪……”两枪，两个劫匪被当场击毙，两名人质得救了。

这时，所有的警察都拥了上去，劳尔也跟了上去。他发现两名劫匪的中枪部位都是脑门的正中央，他心里还沾沾自喜，觉得自己的枪法又进步了，居然比想象的还要准。

这时，劳尔的电话响了。

“劳尔先生，您太太马上就要生孩子了，请您迅速赶到医院好吗？”是医院打过来的。

“是吗？我马上赶过去。”劳尔高兴地说。

劳尔驾驶着车飞奔去往医院的路上，但是他的心里总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他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两个人在跟踪他似的。医院离的并不远，很快就到了，劳尔摇摇头，想摆脱这样的不祥感。

